

《爱神》编辑部内幕

刘学林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● 刘学林 著

084601

《爱神》  
编辑部内幕



(晋)新登字2号

084301

《爱神》编辑部内幕

刘学林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原平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.125 字数: 196千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

ISBN 7—5378—0867—8

I·045 定价: 5.00元



人们都认为新来的两名女大学生很漂亮。副主编牛垠高兴得象接儿媳妇，女同志热情中颇有点妒意，男同志多拘谨得不敢正视，但看一眼是一眼，都有内力。唯有一编室主任李吉克仅只不经意一笑，心里想她们谁也比不上夏小秋。大家七嘴八舌说为了欢迎新同志，应该到花戏楼大酒楼会一餐。牛垠不含糊说：“好，明天晚上吧，明天星期六。会餐后都到舞厅跳舞。”牛垠跳舞刚刚学会基本步法，最是神往，正象初恋阶段的心情。

星期六上班，牛垠分付张春喜去安排会餐和舞会事项。张春喜负责通联兼出纳，正拆分自来稿，说：“我就去办，我就去办。”可等牛垠转身欲走时，又说：“马主编下星期就回来了，您看是不是等马主编回来再……”牛垠突然就有些恼火，现在是我牛垠主持工作，难道就指派不动你一个出纳员吗？于是斩截说：“就这样定了。”

人们颇有些兴奋，等待着晚上的会餐。李吉克已经给妻子挂通电话，很抱歉晚上不能回去，现在正犹豫邀请不邀请夏小秋来参加舞会。这无疑是一次和夏小秋接触的好借口。他们刚

刚认识，互相还不是很熟，如果单独约她跳舞就显得唐突，可是单位集体活动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“我们单位有舞会，来玩玩吧！”这话说出来就比较自然，不会让人感觉出你有向她进攻的意思。所以李吉克不想放过这次机会。邀请当然要偷偷邀请，人不知鬼不觉地邀请，到时候舞厅人多，编辑部谁也不会知道。可是既然邀请她，就得照料她，不能让她感到半点冷落，这样别人会不会看出点什么？会不会在背后议论什么？他最怕背后的议论和猜测，传播开去就不可收拾，你和一个女子散散步，传来传去就可能传成你和那女子被赤裸裸地捆到床上。《爱神》是妇联主办的刊物，妇联是婚姻家庭和伦理道德的保护者，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就更应该小心。又想，夏小秋来过编辑部两次，除了坐在对面的林梦花，谁也没见过她。而林梦花不用担心，他们之间关系最好，感情上贴得最近，她会理解他也会保护他。既然别人都没见过夏小秋，自己就是对她多照料些他们也不致于那样敏感吧，熟悉后就可以和她在其它场合约会了。

午饭后李吉克不再踌躇，骑上自行车直奔团省委干校。晚上会餐会得很好。编辑部会餐都会得很好。大家频频举杯。为新同志举杯，为老同志举杯，为新老同志合作举杯，为领导举杯，为群众举杯，为领导群众打成一片举杯，为《爱神》越办越好举杯。七点半钟，大家都已酒足饭饱，一个个红光满面。不善幽默的牛垠也想幽默一下，宣布会餐圆满结束，让大家到舞场再慢慢消化。孙淑萍和丁香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，又新奇又快乐，脸蛋儿被葡萄酒滋润得透红如胭脂，觉得《爱神》编辑部真是充满了爱意。

李吉克没有直接进舞厅，他要先回宿舍梳洗一下，打扮

一下。李吉克非常讲究仪表，尤其在年轻美貌的女子面前，何况今晚特意约来了夏小秋。没有隐私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，——他这样想着，有一种探险家的兴奋。

宿舍楼在办公楼后面。曾经也是办公楼，现在成了低档家属楼，和新办公楼有一道围墙隔开。条件很差，公用厕所，公用水房。对李吉克来说倒无所谓，他妻子在郊区电厂工会工作，距城四十里，他等于单身，两个星期回一趟电厂和妻子女儿团聚。他住在三楼。走廊里灯光很暗，墙壁黑黢黢的，边角结着蜘蛛网；走道两边摆满炉灶、蜂窝煤和杂物，嗡嗡儿的叫声成群结队，长短不齐。他走到自己房间门口，掏出钥匙择出一把插入锁孔。

屋门不拧自开。

“爸爸！”随着一声欢快的呼喊，他看到女儿站在门里正仰着花朵一样的笑脸迎接他。

“丫丫！”他心灵不觉一抖，忙俯身在女儿额头轻轻吻一下，笑容里喜悦伴着难堪，“我的丫丫怎么来啦？”

“想爸爸。”丫丫抱住他脖子。

妻子坐在他床上，微笑着说：“你上星期六都没有回去，今天又打电话说不回去，丫丫想你，闹着非要来。”

当他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女儿，心灵的一抖仿佛蜻蜓突然落上了小荷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负责任感。继之心情就更加芜杂繁乱了。几分意外和高兴，更多的却是失望、心虚和惘然。上午给妻子打电话本来想说工作忙，要加班，后来还是如实说因为欢迎新同志晚上聚餐，还有舞会，多亏我没有说谎，他想，否则我该怎样对妻子女儿解释？她们来得也真不是时候。她们很少来，可偏偏今晚他最不愿意他们出现的时

候她们却及时地出现了。她们让他扫兴，也让他感到愧疚，特别是当他看到丫丫甜蜜欢悦的笑脸时，他正在悄悄地干着对不起她们的事。

现在怎么办？带不带她们去舞厅？带去夏小秋怎么办？会不会因为她们的出现影响他和夏小秋关系的进展？他后悔不该回这一趟宿舍了。

“吃饭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吃了。就在前边路口吃的小吃。”妻说。

“有兴趣去跳舞吗？”他兴头十足问，其实是努力假装出来的十足兴头。他当然不愿带妻子去。又不好明说。苦思不出委婉的词句，最后还是选择了这样一句有分寸的问话。他非常希望妻子说：“我有点累了，你自己去吧。”或者说：“我不会跳舞，不去了吧。”他清楚妻子跳舞跳得非常蹩脚。

妻子果然说：“我跳得不好，你自己去吧。”

他暗暗高兴，却装出十分失望和惋惜的样子说：“那我只好自己去了。”

不想妻子不想让他失望，立即站起来，说：“好吧，我陪你去。”

刚刚滋生的高兴又倏然逝去。他后悔自己不该装假装得那么像，不该说那句口是心非的假话而弄巧成拙。本来妻子已说不去，自己走了就走了，何必用真诚的虚假再表示自己虚假的真诚呢？

他试图改变这种结局，便想再用一次虚假的真诚表示真诚的虚假：“素文，你真不想去，就不去了吧。”

“我去，我去，你还没有带我在你们单位露过面呢。”



妻子已从床下拿出皮鞋刷子刷皮鞋，又仰脸对女儿说，“丫丫，今晚咱们和爸爸一块去跳舞。”

他无能为力了。

别说今晚他约了夏小秋，就是没约他也没有兴致带妻子去舞厅。妻子是难得的贤慧妻子，长得也不错，可他就是没有这种兴致。他和妻子的结合虽没有什么浪漫色彩，可也算一见钟情。婚后妻子对他真诚专一，他也一直真诚专一对待妻子。夫妻恩爱，家庭和睦，似无可挑剔。可时间长了他总觉得平淡寡味，提不起劲来。他而立之年又考上大学发表了几篇文学作品后，这种无滋无味的感觉与日俱增。他希望生活中能闪出火花来。

毕业后他分到省妇联《爱神》编辑部，同时分到编辑部的还有华中师大的林梦花。林梦花美丽，含蓄，温柔。他们正好脸对脸坐着办公，两人很谈得来，情感日深。林梦花的未婚夫留校任教了，她并不很爱他，可是自己已经二十六岁，没有再选择的时间了，第二年也就草草结婚。李吉克清楚，只要他愿意，他们就是另一种关系了。然而李吉克却及时止了步。他觉得这种男女之事绝对不能发生在一个单位。在一个单位最容易败露，弄不好就毁掉自己的名誉和前程。这种代价太沉重。俗话说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，并不是因为兔子爱惜窝边草，也不是窝边草不好吃，兔子很想吃窝边草，因为吃窝边草又近又省力。然而吃了窝边草兔子就难以隐蔽，就易容暴露自己，就要出危险，所以兔子就不吃窝边草。

林梦花大概也有这种看法，在李吉克止步的同时也理智地止了步。

他终于等来了夏小秋。

李吉克和妻子女儿走进花戏楼舞厅时舞会已经开始。

舞厅洁净高雅，柔和的吸顶灯壁灯给人月光的感觉效果。壁灯下一周火车座式雅座。乐队奏着舒缓的慢四步。翩翩起舞的人群中，他先看到正与宋健伴舞的孙淑萍。孙淑萍穿一条鹅黄色连衣裙，长长的裙裾不时飘起，整个轮廓象一片朦胧的云。丁香穿一条黑色弹力健美裤，上身着一件宽宽松松鲜红蝙蝠衫，叫人很容易想到一首流行歌曲“你就象那冬天里的一把火”，可惜这把火正被笨拙的牛氓拥着机械地推来推去。

他看到了夏小秋，心里不禁激动得轻轻颤栗。她穿一条绿色连衣裙，浓密的头发用一条鲜红的绸子束在头顶，又从一旁黑瀑布般泻下来。她第一次到编辑部来就是这身装扮，让他联想到一株正在怒放的美人蕉。她正和林梦花并排坐着小声交谈。他没有走过去，只是向她微笑着点点头。走过去他就需要向她介绍妻子和向妻子介绍她，他不想这样做。林梦花和夏小秋也向他笑笑。他很感激林梦花，她在替他照料夏小秋。

李吉克找到一处空位让丫丫坐下，然后和妻子跳舞。李吉克是工青妇系统有名的舞星，舞跳得非常潇洒，风度翩翩。妻子很少进舞场身子就难免机械呆板。李吉克感到兴味索然。他怕这种情绪让妻子觉察，惹妻子难受，只好努力做出兴致很浓的样子。虚假，生活中时时刻刻需要虚假。一次他在舞会上碰到一位大学同学，他问那同学怎么没有带妻子，同学说：“舞会上再没有比和自己妻子跳舞更没有味道的了。一点新鲜感没有。”今天他算是有了切实感受。曲子终

于结束了，他感觉仿佛已经和妻子跳了半年。

妻子非常通情达理，下支曲子《美好的时光将会来临》奏起时，妻子笑着说：“吉克，你该去邀请一下你的同事们。”

妻子真好。他这样想着，目光瞥向舞场。他看到一个男子走向夏小秋和林梦花，不由有些紧张。然而林梦花未等那男子邀请就主动站起身，留下夏小秋并向李吉克示意性一笑。李吉克回之一笑表示谢意，走向夏小秋。

夏小秋笑微微起身，清新如一片刚出水的绿荷，李吉克立即闻到一股浓郁的田园气息。颤颤地托起她的手，似托起了出水小荷的清香，轻轻地揽上她的腰，便拥住了一束明媚的朝霞。他内心激动的同时也感到愧对妻子和女儿的不安，目光悄悄溜向一旁，见妻子仍然和女儿坐在那里。妻子没有被人邀请。在舞场上，女人没有男人邀请是女人最大的悲哀。妻子却正用微笑赞许的目光追随着他。妻子不在乎不被人邀请，妻子心中只有他李吉克。于是他心中那丝不安就顽固不肯退去。大约夏小秋感觉出了他的不安，在他耳旁小声说：“李老师，我跟林老师说是我自己来的，没有说是您邀我来的。”这句话镇定了他的心绪，鼓舞了他的勇气。这说明夏小秋也想把他们的关系作为不让外人知道的隐私藏在心中。

他们起步时很拘谨，慢慢趋于和谐。情绪渐渐融入音乐，音乐悄悄融入心灵。你我之间也开始互相融入，逐渐合二为一。他带着她轻盈地旋转着，飘飘然，昏昏然，柔和优美的音乐在他们心灵间萦绕。随着音乐和心灵的进一步融化，渐渐入梦，入幻。音乐消失了，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。他

和她似在徐徐地飘起，白云在身边缠绕，小溪在石缝间奏鸣，百灵鸟的叫声从林梢滑过。他们幽灵般旋转着，旋转着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继续飞升……

音乐停止时李吉克似乎感觉自己还在太空中飘翔旋转，脚步软软的象踩在白云上。妻子在向他微笑，他看着妻子的笑容恍若隔世。

“爸爸！”丫丫在一边叫他。

他走向女儿。

“爸爸！”丫丫拉住他的手，说，“把耳朵给我。”

他机械地俯下身，把耳朵递过去。丫丫趴在他耳朵上小声说：“爸爸，我让你和妈妈跳，只和妈妈跳！”

李吉克的心颤动一下便往下沉，刚才翱翔太空的感觉蓦然逝去，脚步实实在在落到大地上。难道丫丫感觉出了什么？有时孩子的感觉极敏锐。也许她只是出于一种保护母亲的天然意识吧。他想。

这时牛垠走过来，李吉克忙把他介绍给妻子也把妻子介绍给他。

妻子笑说：“在你宿舍见过的，您忘了？”

牛垠也说：“不错，见过见过。”

李吉克说：“见过？是我记性不好。”其实他也没忘，他这一介绍，牛垠就承担了邀请妻子跳舞的义务，如果牛垠不邀请妻子跳舞他就太不懂礼节太没有教养了。

把妻子推向别人的怀抱，这是在舞场摆脱妻子的最高明办法，他忽然想。

果然，当舞曲再奏响时，牛垠邀请妻子跳舞了，李吉克舒一口气，感到卸去了负担后的轻松。他在女儿身边坐下，

说：“爸爸和别人跳舞是出于礼貌，妈妈和别人跳舞也是出于礼貌。爸爸妈妈得懂礼貌，是不是丫丫？”他试图向女儿解释，可心里实在有点发虚。

他再次邀请夏小秋时，林梦花对他关切一笑，嘴唇动了动，似说又似没说，然而李吉克心灵感应一样分明听清四个字：“吉克，小心！”李吉克浑身一紧，满腹狐疑。难道我的举止已经引起人的注意了么？他忽然觉得自己满身都是目光，刚才那种如梦如幻的感觉再也寻找不到了。

他和夏小秋才认识五天。

是星期一下午，牛垠在他们编辑室坐了一会儿，谈一篇稿件，牛垠走后就剩下他和林梦花。林梦花忽然说：“吉克，我有一种直感，总觉得牛垠在编辑部待不长久。”林梦花一说，他也有了这种感觉。或者心中本来就有这种感觉，象被卡在水底下的葫芦，林梦花伸手一碰，就浮了上来。说：“有这种可能。”林梦花说：“如果牛垠走了，吉克你说谁最有希望当副主编？”他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林梦花说：“你不想争取一下吗？”李吉克沉思良久，说：“梦花，说心里话，过去我并不向往当官，现在要说不想就不是真话了。春节我们班同学聚会，在坐的一个个都混上了处级副处级，住上了三室一厅。他们在学校都远不如我，现在我却远不如人，矮人一头，心里也不是滋味儿。”叹口气又说：“这种事主要靠机遇和关系，才能起不了多大作用。官运不通想也是白想。”林梦花说：“关系靠摸和拉，机会要找和抓。如果牛垠调走了，这个机会就应该抓住。”他燃一支烟，不置可否一笑。

这时有人敲门，林梦花说声：“请进。”门开处亭亭玉

立着一位美丽的姑娘，未笑已笑说：“我找李吉克老师。”李吉克只觉眼前粲然一亮，不由心头怦然一动，由于激动紧张手竟有些颤抖。林梦花一定是洞察到他的心里，在对他微笑。姑娘说她叫夏小秋，沙城市团委的，在《爱神》的《尖尖角》园地发过一首短诗《小荷》，是李老师责编的。她现在到省团委干校培训，顺便来看看李老师。

李吉克已镇定下来，内心的激动仍象海底的暗涌一阵阵骚动不安。他不用回想，“夏小秋”三字就印在他脑子里。当时他格外喜欢这名字，这名字让他联想到晚夏小秋时节的乡村原野，让他闻到一股树的气息，草的气息，玉米的气息，大豆的气息，红高粱的气息。现在这种气息果然从夏小秋身上散发出来了，清新醇郁，回肠荡气。他也很喜欢他那首短诗：小荷嘭的一声打开自己／象少女打开自己的心，不能再关闭／不要去怀恋失去的花蕾了／当果实孕育成熟的时候／花蕾才能回到你心里。

然后李吉克还是假装在回想，又假装突然回想起来了。掩饰住本来心底的热情而故作热情地说：“想起来了想起来了，您请坐请坐。”林梦花又在微笑，她一定又看破了他。她说：“你那首诗当时吉克也推荐给我看了，写得不错，自来稿中很少有这样好的。”“我是瞎写。”夏小秋一笑，笑意如酒似蜜浓聚在嘴角的两个小窝里。她气质天然清雅，他断定她身上还没有换净农村的血，否则身上不会有这种迷人的原野味儿；她或许从父辈才进城，说不定现在仍和乡下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。后来他谈了自己的感觉，她说：“李老师，您的感觉真准确。我父亲在沙城市文化局工作，我从小和妈妈住在乡下，七岁时爸爸才接我到沙城上学。”

他送夏小秋下楼，回来时林梦花对他善意地关切地一笑，说：“吉克，小心！”他也用一笑来搪塞。林梦花半假半真说：“别影响到你的升迁。”

舞曲舒缓悠扬，李吉克的心情却已嘈杂烦乱，有意带着夏小秋往陌生人群中挤，企图甩脱他感觉中粘在他身上的目光。他有些抱歉地轻声说：“小秋，我不知道我妻子会来。”夏小秋理解地一笑。李吉克说：“下星期我想单独请您跳舞，给面子吗？”夏小秋说：“只要不是党员学习时间，哪一天都行。”李吉克说：“您是党员？”夏小秋说：“我们班都是党员。您呢李老师？”李吉克轻描淡写说：“正在争取。”

一晚上他没有再和夏小秋跳舞，觉得很对不起夏小秋。舞会结束后他本应该送小秋回团干校，可他只能陪伴妻子女儿回宿舍。因为厌烦妻子的到来，他于是对妻子就更加和颜悦色。转天星期天，他就兢兢业业地陪妻子到南湖风景区玩了一天，照了一卷彩照。

因为要送妻子女儿回电厂，李吉克星期一起得很早，上班就比往日都早。支部书记田诗袞正和孙淑萍丁香争着打扫走廊。田诗袞向他笑笑说：“李主任上班早！”丁香孙淑萍也向他笑笑说：“李老师早上好！”李吉克皆报之一笑，进了自己一编室。

田诗袞四十多岁，身材短而宽，脸型短而宽；没有胡子，面部很光滑；走路姿态象企鹅，一蹶一蹶挺出味儿；因为从部队转业，就老穿一身不带领章帽徽的军装。田诗袞原名田石礅，参军时改名田诗袞，是扳着字典查的谐音字。

田诗袞转业到编辑部时《爱神》刚刚创刊。那时二楼走廊厕所的拖洗工作多是妇联年轻女同志干，因为编辑部多数人上班不太准时。田诗袞到编辑部后任党小组长，党员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，党小组长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遍党员。田诗袞便和妇联姑娘们抢着拖地板，洗痰盂，打扫男女厕所，有时为争一个痰盂一个拖把就要撕撕拽拽好长时间。经过一段相持，田诗袞终于取得了打扫二楼走廊及厕所的专利。



于是田诗袞上班与别人形成这样一种“时间差”，每天，当妇联老老少少的女同胞们上班时，田诗袞正干得头上冒汗。而当她们打扫完室内卫生下楼打开水时，田诗袞已经端端正正坐在自己办公室里了。田诗袞属李秋水的二编室，二编室正对楼梯口。田诗袞坐在办公桌前，却巴巴地注意室外，一看到上年纪的老太太们下楼打开水，便慌慌迎上去抢她们手中的热水瓶，一边说：“您工作忙，我替您去打。”这一系列举动发生在田诗袞身上含情合理，没有任何人说他哗众取宠或巴结领导，因为他太憨厚太老实了，老实得无能，憨厚得愚钝。八三年编辑部传达查禁黄色歌曲的精神，讨论时田诗袞笨嘴拙舌问：“《一条大河》算不算黄色歌曲？”大家听了哄堂大笑。田诗袞感觉到自己问了傻话，面红耳赤据理辩解：“那首歌中有一句‘姑娘好象花儿一样’啊！”

今天田诗袞照样第一个上班，不一会儿丁香孙淑萍迈着有弹性的步子上楼了。看到田诗袞正拖地板，两人同时上去夺拖把，一边说：“田老师，我们拖。”

田诗袞忙死死地攥紧拖把，说：“我拖，我拖。你们不必来这么早，该多睡会儿，你们正长身体。”

“我们都二十三岁了，还长什么身体？”

田诗袞说：“二十三也长。二十三就不长了？二十三，窜一窜嘛。”

丁香咯咯笑了。两人夺不下拖把，便去洗痰盂。田诗袞忙放下拖把赶过去夺她们手中的痰盂，说：“快放下，别把手弄脏了。这活你们咋能干？”两人害怕把痰盂弄洒，又过去捡田诗袞丢下的拖把。田诗袞急忙放下痰盂赶回去。一老